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林蘭香 第十二回 老嫗夫妄思繼娶 瞎婆子濫引聯婚

兒女情懷屬少年，未聞衰朽尚癡然。人間多少風流事，寧許盲婆口內傳！

卻說平彩雲自作夢之後，亦知夢是自招，但想那題詩少年之心一時難恕。轉瞬間經春歷夏，又早清秋。這日上得樓來，侍女兒往來人稀，便撤去紗窗，彩雲憑欄而立。只見遠山漠漠，古道蒼蒼。兩行碧柳，傳聞數處蟬聲。一帶清波，若見幾條魚影。因想道：「千紅萬紫，水綠山青，曾幾何時，而星移物換。正不知向時少年，可能重嘶匹馬，吟紅葉否？」正在悵望，見從北邊走來個老者，頭則顛顛巍巍，身則搖搖擺擺，嘴似咕咕噥噥，手是指指點點，似瘋非瘋，似呆不呆，招得樓上侍女大笑不止。老者仰面看時，眼花又看不真。彩雲見老者抬頭，便轉身下樓。那老者兀自在樓下徘徊不去。你道那老者是誰？乃北城外有名秀才，姓季名三思。博學能文，累舉不第。

至今年已六十，在城外裕後村教授。妻室已故，雖然過了年餘，猶自傷悼不已。更兼風情太甚，遇著可人，未免相思。

這日偶從樓外經過，正在推敲詩句，忽聞樓上笑聲啞啞，柔宛堪聽，一發觸起詩興。流連時久，便息在道旁大柳樹下，因想道：「有意尋春無處覓，不知轉入此中來。突然一見，留情如此，我三思半生花月，一世風流，豈馬齒加長，遂不以情自命耶？」想到此間，不覺手舞足蹈起來。遲了一回，又轉念道：「我將暮齒，他正青年，誰家黃花女兒，肯嫁白鬚老子？這樣媒灼，諒無人去作。」想到此間，不覺又心口嗟咨起來。既又自解道：「世間惟有情者知情，有才者憐才。我三思自荆妻去世，便覺日用起居，無知我之人，亦無可與言之人。閒常出得門來，那些村姑俗子，望之遠避，若將免焉。今日這女子佇目不移，啞然而笑，真是我三思後半世解人。」想到此間，又不覺心花撩亂起來。三思正在亂想，背後有人聲喚。回頭看時，卻是東方巽，道：「正為代人求兄作一婚啟，不期邂逅中途。老兄在此，還是悲秋，還是遊春？」三思道：「時已秋矣，何以言春？」東方巽道：「我所謂『春』，非時序之春，乃心目之春。我所謂『游』，非跋涉之游，乃玩物適情之游也。老兄素號情人，坐對此樓，寧無所感？」三思便將如何吟詩，如何聞笑之事，細細告知東方巽。東方巽道：「可喜可賀！老兄紅鸞星又動矣。但老兄眼花。容貌未知若何？且又不知是女子是婦人？」三思道：「以我看來，定是女郎。蓋男有童音，女亦有童音。方才笑者，正是童音，這一定是個女子。若說容貌，大約聲之清輕者，其容多秀。聲之重濁者，其容多蠢。方才笑者溫柔好，定又是個佳人。」東方巽道：「老兄既已心許，明日遣媒來說可也。」三思道：「正有此意，奈無其人耳。」

東方巽道：「這又何難？貴村南邊長夜裡瞎婆古氏，專一走動人家，善於媒說。小弟二房下三房下俱是煩他說來。老兄只顧煩他便妥。」三思稱謝，於是拉東方巽到家。東方巽苦辭，將潤筆送給三思進城而去。三思回家，尋著瞎婆，告以媒說之事。

瞎婆笑道：「你這老相公老不正道，兒大女大，還求甚婚？況且笑乃人之常事，莫不笑老相公的人，都是要嫁老相公的不成？三思聽說，心甚不平，取出潤筆，全數賞給瞎婆。瞎婆一時貪賺財物，隨口應承。

卻說東方巽乃京師一個財主，祖上原是商販經紀，自幼夤緣列入簞門，專以走通官府，給交權貴。外面招賢禮客，好施輕財，大有孟嘗平原氣概。內實欺壓良善，苛刻貧寒。家中姬妾，多從詭詐中得來。有時高車駟馬出入公侯門第，那些貴人，貪他孝敬，仗他借貸，無不待為上客，極力護庇。有時小帽便衣，來往市井莊村，那些匪類，敬他有錢，畏他有勢，無不視為尊神，小心奉承。以此揚眉吐氣，儼然大俠。當日聽得季三思說出樓上女子之美，令人左近探問，方知是水運使宅室。家內只有安人小姐，使幾房奴婢，三四個侍女，住著四五十間房屋，家道亦好。曾有幾處媒說，俱未作成。因小姐生得標緻，安人要擇佳婿，是以耽延到今。東方巽因自想道：一個運使，多大顯職，亦要擇婿？以我東方相公這般人才、文才、家財，求為二房與正室相亢，再無不允之理。且我又得一分絕戶產業，就令他仍住在他家，我卻來往歇宿，亦甚有趣。此真好際遇，不可錯過。誰知天網恢恢，東方巽才有此意，自家妻子便暴病身亡。及至出殯後，即令人往水家去提親。來往說了七八次，家人回覆東方巽道：「水家不但不允，且又口出惡言。說我家小姐，總無人可嫁，亦不聽那經紀話。便無人來問，亦不許那東方巽。」東方巽聽說，氣個發昏。要煩人情，又恐不妥，要尋事故，又怕不便；要丟開手，又氣不平。左思右想，計上心來，便令心腹如此如此，各去幹事。此時有一俠士，鳳翔府麟游縣人也，複姓赫連，名照。幼習詩書，長嫻弓馬。不思富貴，專愛游遊。聞京師東方巽廣交，將來相訪。及至到京，見東方巽如此行為，乃笑道：「市井小人，屠沽惡少，亦能播名遠近，可惜泮水清波，都教此輩污壞！暫不除去此輩不止。」這亦不表。再說古瞎婆受下三思重賞，故意遲過數日，回覆三思道：「那河北有樓人家，姓水，曾作過海防運使。只生一女，年歲尚小，不便字人。」三思見說年小，亦只好歇手。過了些時，又煩瞎婆別處媒說。瞎婆為賺錢財，便各處去說。說過賈巡檢女兒，賈家偏嫌三思年老。

說過似理問胞妹，偏又禿胖而少一目。說過委經歷姪女，雖是改嫁，又嫌三思不富。說過宦照磨族姐，偏又足手殘疾，年長而淫。因此三思把繼娶之心方始冷淡。

古瞎婆又濫引從良少妓，還俗幼尼為三思作妾，三思亦皆謝絕。一日聞得東方巽媒說水運使之女，不由心中好惱。一則惱東方巽背友無義，二則惱古瞎婆欺己詐財。晚飯後在莊門前佇立，惱上心來。背著雙手，皺了眉毛，踱來踱去，正自胡想。

猛然有人叫道：「老兄何故忽忽不樂？」三思吃一大驚，抬頭看時，見一人身長九尺，面若削瓜，半部虎鬚，一雙圓眼，叉手而語，屹立如山。三思隨即拱手問道：「尊兄貴姓？」那人道：「僕乃鳳翔麟游赫連照也。平生不解皺眉頭，今見老兄大有鬱鬱之意，偶爾觸懷，不覺失口動問。」三思道：「鄙人私衷，何足以勞清聽！」赫連照道：「紫陌紅塵，隨他世事。青蛙綠畝，樂我天年。我看老兄是世外人，當作世外想。僕非外人也，但言不妨。」三思驚異，忙延入草堂相敘。語中言及喪偶之事，赫連照笑道：「僕不意皤皤黃髮，猶如此兒女情長也。僕一介愚夫，三十喪妻，終身不娶。況老兄皓首窮經，尚不能以梅為妻，以鶴為子乎？」三思又言及東方巽背友媒說一事，赫連照怒道：「東方氏之不法，聞已盈耳，此特其小焉者也。僕實不願天下生有此人！」三思道：「足下居止，可得聞乎？」

赫連照道：「遨遊四海，到處為家，何須有一定居止？」三思道：「以足下材略，何求不得？掛印封侯，談笑事耳！」赫連照道：「丈夫讀書萬卷，何啻南面百城！誓不向刀筆吏以求生活也。」三思道：「然則，足下更又何求？」赫連照道：「日食不過鬥米，夜臥不過丈席。此外皆外物也，又何求哉？」兩人坐談，不覺山風漸起，暮雨方來，庭竹依人，簷花挽客。三思設酒留宿，赫連照並不推卻。秉燭痛飲，促膝高談，屋頭風氣全無，窗外雨聲漸大。三思之子季狸拜求劍術，赫連照笑道：「我看你年少英奇，當習詩書，諳韜鈴，建大將旗鼓，為國家折衝闡外。一人敵何足學哉！我非好為人師者，然不妨暫留，為汝指示耳！」三思父子大喜。只因這一來，有分教：好徒媚子，人人落膽。義女良夫，個個揚眉。